



乐活的“乡下农老大”

□ 毛群英

“乡下农老大”，是耄耋老者朱文正的抖音号。他的家在界首镇太平街的中段。从运河东堤拾阶而下，经过南北向的北大街，便进入仿佛按下慢放键的太平街了。这是一条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老街，时不时有游客缓步街头，欣赏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，参观散落其间的华中雪枫大学旧址、界首历史陈列馆，触碰历史的印痕，感受老街居民的岁月静好。

生活在岁月浸润的老街里，“乡下农老大”怡然自得，却也不甘寂寞。除了雨雪天气，每天上午8点、下午1点左右，准时从正对街面的堂屋里推出一辆电动三轮车，车厢里摆放着电子琴、石锁、二胡、地写笔等物件，优哉游哉地骑行到离家不远的界首运河大码头遗址公园，开启一天5个小时的快乐时光。

已是大雪节令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先玩石锁热身。来一个深呼吸，左手拎起重达25斤的石锁，用力上抛，石锁在空中翻了一个360度的跟头，迅速下坠，就在快要坠地的一刹那，手疾眼快的老人敏捷地用右手接起上抛。如此循环往复，一组40个回合下来，

乡 愁

□ 陈治文

乡愁飘拂在麦浪里
乡愁飘扬在柳花里
乡愁飘荡在庄后的竹林里
乡愁飘流在门前的小河里

乡愁如同一团火
暖在身上却疼在心里
乡愁如同一阵风
吹乱了我的思绪

乡愁是个过敏源
让你浑身燥热心发慌
乡愁亦是传染病
让你和老乡倾诉时他也惆怅

乡愁没有浪漫的影子
乡愁只有不断的情丝
乡愁没有开怀的感觉
乡愁只有不尽的忧戚

乡愁时日游荡在脑海里
乡愁常常涌动在内心里
乡愁不甘心沉静在梦乡里
乡愁喜欢流淌在诗歌里

大路朝天

□ 杨琴悦

大路朝天
日子踩在脚下
我喜欢道路和目光
夹着的那段距离
黑暗和光明
高处与低处
我喜欢反差的美
我迷恋自由的风

我喜欢跑步
让后退的景物
推着我往前走
这算不算鼓励
四平八稳的日子太懒散
与其在网络游戏
不如踩着肌肉的弓
爽快地把自己发射出去

晨练结束。此时，老人的呼吸明显有点急促，面色潮红，但感觉浑身通透，神清气爽。

从随身口袋中掏出一支旱烟袋，塞上烟丝后点燃，“吧嗒吧嗒”吸上两口，稍事休息，开始用自制的地写笔在公园广场上练习“场地书法”。紧紧握住长近1米的地写笔，以大地为纸，蘸清水为墨，不多时用隶书写下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的名句。圆润端庄的字体引得围观者啧啧称赞。在“乡下农老大”的随身“八宝囊”中，有两本抄录的名词佳句，如《心经》《水调歌头》《赤壁怀古》等。有时，他还写一些应景之作，七夕节就写秦观《鹊桥仙》中的著名诗句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。他说：“书写地书，既愉悦自己也可供游人欣赏，不但环保而且省钱，是一举多得的休闲锻炼方式。”说话间，他又在公园找个僻静处拉起了二胡，自娱自乐。

下午，是“乡下农老大”的电子琴专场。架好电子琴和扩音器，插上下载有150多首以红歌为主的U盘，连接上自备电源，选好一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饱含深情地弹奏了起来，悦耳的琴声回荡在大运河畔的上空，引来不少围观的居民。这时，一位常年血透的中年妇女闻声走了过来，提出了唱一首《母亲》的请求。老人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好，下面我用D调为你伴奏。”琴声响起，那中年妇女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：“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，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，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，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……”一曲终了，观众们响起了热情、鼓励的掌声。“演奏音乐好比做人，做人正，音乐才不会跑调。”这也是老人以正能量歌曲为主要弹奏内容的初心。

说起与音乐结缘，还得从“乡下农老大”60岁退休后说起。那时闲来无事的他发现有人吹笛子、弹钢琴、拉二胡，玩得嗨，就滋生了他的音乐梦。15年前，恰巧碰上商城促销，他就花200元买了一架电子琴自学。在一位音乐教师的指点下，他自制了二胡移调参考表、电子琴移调参考表、电子琴半音黑键表和二胡定音参考表，抄录了五大本歌谱歌词，勤学苦练，技艺日渐长进，现在已能熟练弹奏百余首歌曲。

界首古镇上，有不少像“乡下农老大”这样跳广场舞、打太极、玩琴棋书画的乐活派，他们快乐了自己、陶冶了情操，丰富了人生，让当下的日子活色生香。

锅 巴

□ 赵旭东

我们姐弟的同学。煮锅巴，不但味道香，增加食欲，而且富有营养，还有助消化的功能。每当母亲做鸡蛋煮锅巴的时候，我总站在灶台边上看，便也慢慢地掌握了煮锅巴的要领。

我上小学时，经常往口袋里揣几块锅巴，当零食，课间与同桌分而食之。读高中的时期，我是住校生，晚自习下课了，晚餐的五两米（十六两制）稀粥加一分钱萝卜干，早已消化殆尽。饿得难受了，就从小木箱里掏出七八片锅巴，放在吃饭的搪瓷钵子里，用开水泡透，吃下去之后，饱饱地、美美地睡到起身的铃声响起。

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，除夕的锅巴得用于祭祀。煮饭时，必须多煮一些米，这样便有吃不完的饭，暗喻年年有余。这一顿饭的锅巴不能盛到饭碗里去吃，必须完好地保留在那儿。晚饭过后，母亲将锅里剩余的米饭盛起来，用慢火烘烘锅巴至金黄，再将整块锅巴完整地铲离大锅，捧放到米筛里面。此时要趁热将锅巴的边缘往里卷起，卷成狭长状，使之像个金元宝，将此摆放在老爷柜上，敬菩萨，祈求来年五谷丰登、财源滚滚。

如今，农家烧柴草的大灶多已被电饭煲、燃气灶所代替，农家土制锅巴渐渐地消失了，但那诱人的锅巴香味仍沉浸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今年国庆节，亲戚从乡下捎给我一小口袋锅巴。这锅巴，是老家亲戚用柴火灶、大铁锅煮饭时烘炕出来的，已经掰成寸半大小，色泽金黄而不焦，那熟悉的锅巴香夹带着烟火气扑鼻而来。看着这一口袋锅巴，我心生欢喜：锅巴，我的最爱！

锅巴，我通常是煮着吃的。在燃气灶上置锅、点火，倒进少许菜籽油，打入鸡蛋，煎至金黄，倒进热水、锅巴，加适量精盐。大火煮透后，小火再煮两三分钟，熄火，续焖一两分钟，放入葱花，即可起锅食用。我做的煮锅巴，家人个个夸味道香，不硬不糯，余味无穷。孙女说：“爷爷煮的锅巴很好吃，打我一个嘴巴子都舍不得丢。今天，我要多吃半碗。”

我心里明白，这一点点厨艺，是从母亲那儿传承来的。

煮锅巴的主食材，必须是柴草灶、大铁锅煮饭的锅巴。母亲炕锅巴是有讲究的。首先，盛饭时，饭铲子不能深挖，否则就会将底下的锅巴带出来。其次，餐后要在锅膛里烧一两个草把子，随着温度升高，将锅巴上面的米饭轻轻地铲下来。第三，炕锅巴的火要小，慢慢地给大铁锅加热，要恰到好处地将锅巴炕到不焦不糊、色泽金黄的程度。第四，锅巴炕好之后，起锅，自然冷却到室温，再将锅巴掰成寸半长短的小块，放在米筛里晒，待水分全部晒干了，再用小黄壶或油缸子装好。要吃的时候，抓一把，方便。

小时候，母亲经常用鸡蛋煮锅巴来招待亲戚，或父亲的同事、朋友，或

过了小雪节气，便是农家腌制萝卜干子的最佳时节。家家户户都在院落里搁上长条板凳，搭上芦帘子，晾晒萝卜干子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萝卜干子不仅是用来备青黄不接的不时之需，也是日常餐桌上的美味小菜。

父亲把自留地翻挖、松土、平整，撒上几畦红萝卜籽，担一桶粪，浇两桶水。红萝卜在地里生根发芽，肆意疯长，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。父亲种植的红萝卜水分充足，生吃脆嫩如梨，熟吃软糯似糕，带一点点的辣味、一丝丝的甘甜。

秋分种菜小雪腌，冬至开缸吃过年。从自留地里拔回一颗一颗裹着泥的红萝卜，去缨除须，放入大澡盆里来来回回几番清洗，再切成滚刀块。用粗盐揉搓渗掉水分，挤干后再铺平在院子里的芦帘子上，晾晒在阳光下、北风里，时不时地把红皮白肉的萝卜干子里外翻动，生活气息扑鼻而来。经过风吹日晒，萝卜干子失去五六成水分，蔫乎乎、软绵绵的，身形缩减，色泽逐渐变得金黄。

把晾晒过的萝卜干子放入大盆里撒上盐、花椒、八角等调味品搅拌均匀，装入小口大肚的陶制坛子里，紧紧压实，再用细绳子将塑料布在坛子口扎紧，密封坛口，又压上一块石头，避免与空气接触氧化变质、口感变差。萝卜干子就制作完成了。

萝卜干子肉质厚实，香气浓郁，打发着农家简单的一日三餐。一碗清寡的大米粥，佐以一碟萝卜干子，是餐桌上的“标配”。乡下孩子缺衣少食，萝卜干子也是解馋之物。偷偷揭开

我搬了新家，买回几盆绿植，来净化房间的空气。满屋的绿色，生机勃勃，充满了春天的味道。

高大的幸福树，枝繁叶茂，绿意盎然。妻在闹枝上挂满了小红灯笼，满树绿映红，喜庆气氛顿生，看着心中甚是喜爱。

一有闲暇时间，我就到幸福树边转转，看看枝叶长得怎样，还不时用小喷壶喷洒水，甚或用小桶浇上半桶，想着不能让它渴了。

妻看见了，说：“幸福树不能多浇水，它的根系不发达，水浇多了树会淹死。”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妻说：“我也不会养花草，但不知道就百度呗，是‘度娘’告诉我的。”

接下来几天，我听了妻的劝告，光看不浇水。隔三差五才对树叶喷一点水。树叶碧绿如洗，长势旺盛，我越看越喜欢。

一天我在沙发上看电视，

我对菊花的钟情缘于那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从这句诗里，我似乎看见风骨傲然、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。多年前我曾专程去河南观赏菊花，它的千姿百态看得我眼花缭乱。然而，我更喜欢那默默地生长在家前屋后、大路旁、河堤田埂边的野菊花。

寒露过后，秋意浓，风渐寒。小区里，小叶榕树、桂花树、玉兰树依旧绿意盎然，但多数花卉已凋零，草木枯黄，落叶归根。家乡的田野上，枫叶红得如火，野菊花竞相绽放，成为深秋的一抹亮色。

在百花之中，野菊花自有它不惑不悔、不卑不亢的性格和气质。不怕风吹雨打，更不畏烈日炙烤，只要一点贫瘠的

萝卜干子滋味长

□ 丁鹤军

坛盖，掏出几条放在口袋里，没有人的时候，悄悄拿出咀嚼，嘎嘣嘎嘣脆响，别是一番滋味。

我读中学的时候，转学在马棚中学寄宿住校。学校离家远，交通不便利，每周回一次家，除了背来大米外，还要带上麦乳精玻璃瓶装的萝卜干子。寝室的同学，今天吃你的，明天吃他的，同样的萝卜干子，吃出不一样的情谊味道。父亲放心不下住在学校读书的儿子，一天突然出现在教室窗户前。父亲给我送来了一瓶萝卜干子，是切碎之后放肉末炒熟的，还浇了点麻油，让我食欲大增。同学们你争我抢，美美打了一次“牙祭”，一顿饭吃了个瓶底朝天。

小俞和我同是从高邮三垛走到山西工作的。今年春节，他和妻女回家乡看望父母，临返太原，问我从老家带点什么东西。我思索后告诉他，就带自家腌的萝卜干子吧。回到太原后，小俞给我和存荣捎了些许礼物，包括其母亲腌的萝卜干子。存荣是江都樊川人，是我在山西相处投缘的朋友，也是事业风生水起的企业家。小俞赠送的礼物，他只收下萝卜干子，甚至和我私下商量，把我的那一份萝卜干子也给他。我笑而不语，知道他一定感受到了萝卜干子所传递的那一份难以割舍的乡情。

萝卜干子滋味长啊。

幸福树

□ 张益

眼光又瞅到幸福树，心想，这么多的枝叶得蒸发掉多少水分呀，这么粗的树，根系再不发达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吧？于是又自作主张地偷着浇水，边浇边对幸福树说：渴了就喝吧，喝足了好长个儿！

不久，妻发现幸福树的枝叶耷拉下来了，再看看缸里潮湿的土，问我：“你又给树浇水了？水太多了！”我嗫嚅地说：“我看土干了，就浇水了。”其实我根本没有看土干，基本两三天就浇一次水。我认为它个子那么大，需要水喝，才能长得茂盛。

又过了半个月，幸福树彻底枯萎了。我拔起来一看，根已经烂空了。

我对菊花的钟情缘于那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从这句诗里，我似乎看见风骨傲然、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。多年前我曾专程去河南观赏菊花，它的千姿百态看得我眼花缭乱。然而，我更喜欢那默默地生长在家前屋后、大路旁、河堤田埂边的野菊花。

寒露过后，秋意浓，风渐寒。小区里，小叶榕树、桂花树、玉兰树依旧绿意盎然，但多数花卉已凋零，草木枯黄，落叶归根。家乡的田野上，枫叶红得如火，野菊花竞相绽放，成为深秋的一抹亮色。

在百花之中，野菊花自有它不惑不悔、不卑不亢的性格和气质。不怕风吹雨打，更不畏烈日炙烤，只要一点贫瘠的

野菊花

□ 葛国顺

土壤和少量的水分，就可以顽强地生长。它们在乡间自由绽放，花期长达数月，从寒露至早春，始终在寒风中盛开。

野菊花生性不与百花争妍，不与鸟兽争宠，甚至在大树的浓荫下，偶尔从树叶缝隙中见一点斑驳的阳光，它也活得灿烂，不委屈、不埋怨。它固有着一种大气磅礴的团结精神，有、一种大器晚成的抱负志向。

细想走过来的路，我也像一株野菊花，扎根于乡村，在家乡的原野上开放，淡定而从容。